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部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一

明 姜寶 撰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平)衛(獻)甯殖(殖俞孫相之子)曹人(成)莒人(犁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圍宋彭城

胡傳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

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李氏私考按桓文盛時凡諸侯會盟惟八大國而小國各相附屬皆不預焉今邾莒滕薛皆預于會者則以賦役日煩小國附於大國不若親供一國之賦者之為簡便故因晉悼興而更制也自是小國多列于諸侯矣　又按莒邾滕薛每預諸侯之會多以人書者蓋小國一卿其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或初試為大夫者止可當大國之士故以列於

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當時主會者亦不以此為慢也

夏晉韓厥穿之族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在今睢州宋地也

傳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王氏經世按楚大夫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韓厥將偏師而東

諸侯次于鄫以為之援楚兵不出則韓厥足以當鄭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撓楚此皆放於義合於節制而不輕用者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吕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按救鄭而侵宋攻其所必救侵宋即所以救鄭也胡傳謂傳書子辛而經不書似以壬夫子辛為二人救鄭侵宋為二事誤矣

九月乙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通嗣君也

冬衛侯獻使公孫剽獻公從弟黑背子來聘聘新君晉侯悼使荀罃來聘通嗣君

胡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

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屬詞襄公即位悼又先來聘故公朝悼者四三年始朝四年朝而聽政八年聽朝聘之數晉侯亦使士匄來拜公之辱蕭魚之後晉來拜師公復往朝悼公待諸侯有禮故公謹於事晉如此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矣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姜氏襄公嫡母也

齊姜娶未及七年而薨未聞有所出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是年晉楚爭鄭晉乘鄭喪而伐之諸侯之大夫會于戚以謀討鄭國方有難不備禮故不書葬

晉師悼宋師平衛獻甯殖侵鄭

蘇氏曰鄭雖有叛中國之罪然伐其喪非禮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成宣于戚

謀討鄭也　季氏私考會戚將以謀制鄭也而諸國大夫多有不集故至冬又會則告以城虎牢之謀晉之為會每就戚焉可以見孫林父之倚晉也深而晉之親林父也至矣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得臣次子僑如弟　如宋

宋平公立於今五年而公亦新立豹如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鄭人乃成　晉知武子從孟獻子之言奪其險而城之所以逼鄭也本孟獻子之謀見晉悼能用謀也　季氏私考虎牢巖險之地即虢之制邑而為鄭所併在漢為成臯令鄭州汜水縣也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鄭南非能

斷楚爭鄭之路但鄭人得之則足以挾楚而抗晉者也夫鄭之所以常服楚而不畏晉者亦料諸侯遠來致討兵不能久留耳故晉人特設此謀先為城守以偪之鄭見虎牢城而諸侯之師常在焉則必不敢棄晉南向而自當仗信以守其國矣然晉城虎牢非欲助鄭以與楚戰也特偪鄭而使之不敢貳耳此即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計也晉以虎牢本號舊封非鄭分地與衆共之不令鄭有故不繫之鄭　王氏經世虎

牢方為伐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之豈可曰城鄭
虎牢也耶況晉必以師取之而後城之則版築興之
日虎牢固非復鄭虎牢矣此所以不繫之鄭胡氏以
為責鄭之不能有非也汪氏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
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
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
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
近楚微國若江黄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中

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茍非扼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不淪胥以敗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責鄭而與中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司馬

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人以連年不得志於宋謂司馬不能振兵威也故殺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季氏私考是時吳與中國合好楚人患之欲先滅吳以服中國故公子嬰齊以重兵伐之而不知吳方強盛非可以力屈之時也　又趙鵬飛氏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掎其東也

公如晉

季氏私考觀襄公如晉而能與晉侯盟于長樗則左

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始生而説者遂謂四歲即位者妄矣　按高氏謂襄於是始七歲童子侯不可接以成人之禮非也襄能遠如晉又如衛自遠同盟雞澤必已長非童子侯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是時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謂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焉者所以為知禮也　晉侯去其國而與公盟長樗蓋近晉地於此見悼公之謙宜其能復伯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即今廣平府雞澤縣

王氏經世按前年城虎牢鄭人請成故今年合諸侯鄭列于會而同盟以堅服鄭也堅服鄭以同外楚也單子與盟蓋自齊桓假王人為重然首止葵丘會王人而不敢援與同盟世變日降王人之同盟屢矣習俗既成雖以悼公之賢而亦不知革也而其失亦難

掩矣　季氏私考晉厲公時始假王臣為重而要之同盟悼公嗣興猶循故事故亦要單子以與此盟自此平丘召陵凡大會諸侯率以要王臣為常矣晉悼有志復霸人心信從雖久叛之陳亦使袁僑如會則其事與厲公異矣　胡傳其同欲柰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

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廬陵李氏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盖鄭之從晉始于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鄬八年邢丘

皆鄭與會也于鄬雖未至巳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戍使袁僑如會

杜氏曰陳侯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季氏私考趙鵬飛氏曰

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恥獨為夷亦遣袁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與之盟則袁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巳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所以見悼公

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殊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又何得為專乎　王氏經世按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啖子曰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耳無他義也愚謂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大夫相與私盟也非大夫張也晉君方明六卿皆民謍諸侯和協何得因一盟而失政自是始乎但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

要以盟而陳服于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受陳侯之指而來茍有誠服之心又何必汲汲以盟誓結之哉則悼公不知本之過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以不會雞澤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夏楚彭名侵陳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

秋在哀公之時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從其質此陳侯午所以不諱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元年荀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西亭辯疑公羊本姒作弋不然此既稱定姒不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羊本為正姒字誤

冬公如晉

本為晉謀合諸侯也而善道會吳之議亦始於此矣

陳人圍頓

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高氏曰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見晉興而楚詘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子産父來聘

僖以二年即位今來聘通嗣君也鄭聘魯唯此終春

秋魯未嘗聘鄭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豹覿鄫世子於晉託世子於晉也而鄫卒為莒滅悼亦不能庇鄫豈遠故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鳳陽府盱眙縣地在淮水南鍾離東本屬吴者也

晉將邀吴為戚之會而魯衛近吴且俱同姓故命以通好焉懲前此吴子之不至也　許翰曰晉楚爭衡權在吴故晉急於會吴如此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

黄震氏曰楚忿陳之復歸晉也咎令尹子辛侵欲于陳故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齊世子光靈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來會不為主也　石氏曰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

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吴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吴者來會我也殊吴者往會之也　季氏私考

壽夢方強懼與楚合故悼公遠與吴通使為楚憂亦制強夷紓近患之微權然不脩德息兵柔遠能邇而又結一強夷茍紓目前忽遠圖而忘後害此策之下者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程子曰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子囊帥師伐陳

以陳從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伐而晉即合諸侯以救之其勤如此陳之服晉宜

矣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於是始營私家矣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

丂梏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

遂逐之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廬陵李氏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

邾莒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五年叔孫豹覿鄫世子

巫於晉九月會戚豹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今年莒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　西亭辯疑先儒多宗公穀之說獨陸氏不取謂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於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以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莒滅也且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異姓為後乎　按廬陵李氏取趙伯

循之說謂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絶嗣也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莒實滅鄫使為附庸後至昭四年魯復取鄫鄫再見于經以此立異姓以為後之事誠有之然春秋書莒滅鄫實以莒是時取鄫為附庸故書滅非是莒女為鄫夫人立其出而即為滅亦非立異姓即為滅亡之道之謂也胡傳引黄歇吕不韋進妹獻姬之事則

更遠於事情矣

冬叔孫豹如邾

報邾子之朝也　屬詞邾自宣成以來世朝于魯襄

四年魯屬鄫而邾莒伐鄫侵邾敗于狐駘至是莒滅

鄫魯知外患未已故釋怨以脩好于邾時襄公幼孟

獻子叔孫穆叔為政庶能克己者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晉為鄫故來討故宿如晉當時魯屬鄫而晉以

鄫故來討魯謝亡鄫事情亦當然但宿之往也殆宿

礽嗣似亦託使事以求見伯主爾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傳謂裔夷之俘以此　齊圖

萊久矣至是滅之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久事吴晉悼公既以諸侯會吴人于戚於是郯子

始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宣來朝

城費

胡傳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

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季氏私考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今屬兖州府沂州沂州即臨沂也臨沂故城在州北五十里水經注曰洛水出冠石山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則自中丘城西而南逕臨沂城東合汶水而又

南遷啓陽城東者也啓陽之西南為邾地中丘之東北為莒地費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於邾莒季氏以為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當時大夫食邑猶屬於公城以國事舉也然私邑自專之禍於此實造端矣

秋季孫宿如衛

襄元年衛公孫剽來聘宿如衛報剽之聘也　通衛好也時仲孫蔑執政務在睦鄰故多通使於鄰國如

此

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獻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其來聘報季孫宿之聘其盟尋孫良夫之盟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成莒子犂比邾

子宣于鄬

季氏私考鄬鄭地盖在鄢陵之間近陳者也郳亦鄭

地當在鄬西楚公子貞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於伐矣然以十二月將歴一冬民朝夕急而悼公始會諸侯于鄬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陳也夫陳之所以從晉恃其能救已耳楚患日迫何以能存此陳侯之所以逃歸也而晉人緩師畏敵之罪見矣陳既失恃而晉遂無以宗諸侯自是終襄昭之世中國盟會非晉楚之從交見者無復有陳而晉亦不復致討此豈真有意於懐陳者哉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僖公卒子嘉嗣是為簡公

季氏私考諸侯已至於鄬越鄭都矣而鄭伯不會則有疾可知如會而卒于鄵以疾卒也三傳皆以弑言不經之甚矣穀梁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此數言已足以見其從中國之善矣何必附會為不言弑之強詞也歟 西亭辯疑諸侯不生名此名鄭伯者何以

鄭伯如會而卒也一事故不得兩舉其名若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髡頑卒于鄵則辭不順所以首志其名也三傳見其文異乃以為弑弑而書卒趙鵬飛曰春秋庇逆賊矣豈理也哉

陳侯哀逃歸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

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數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氏私考公子燮蔡司馬國卿也鄭人恃晉故侵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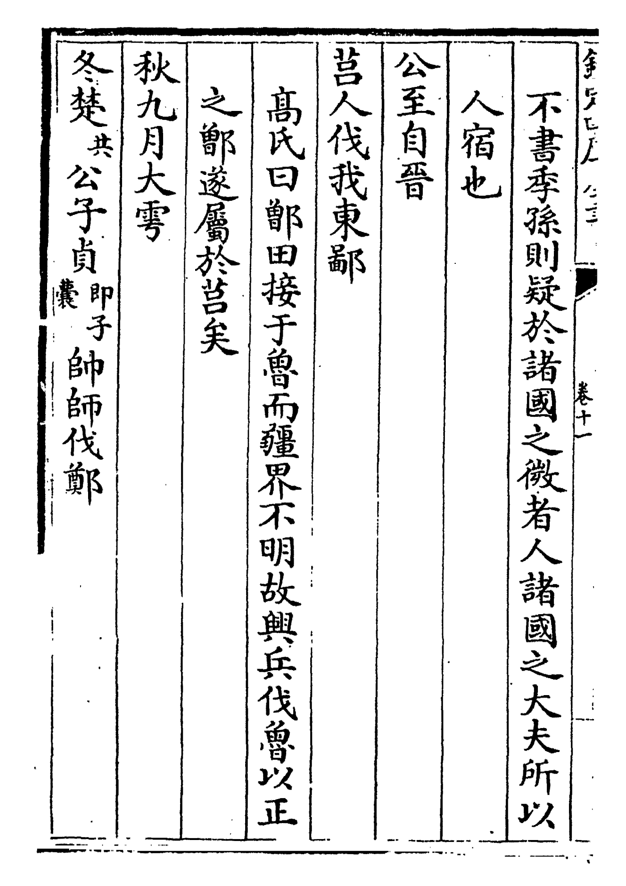
而獲其公子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蔡楚之與也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為政於是乎失謀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簡齊人靈宋人平衛人獻邾人宣于邢丘

胡傳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

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歿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

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盖亦非一晉侯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盖亦同文襄也汪氏曰悼公復伯業而虛朾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厠乎其閒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今而會邢丘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盖



不書季孫則疑於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高氏曰鄟田接于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鄟遂屬於莒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共公子貞即子囊帥師伐鄭

討侵蔡也　胡傳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之争鄭自玆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

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廬陵李氏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拜公往朝之辱也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拜朝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速矣

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靈伐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胡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輙

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季氏私考鄭之見伐於楚悼公不欲勞民以與楚戰故常不救及其從楚則伐之而已矣此虎牢偪鄭之計也是時晉因鄭服復以虎牢與鄭故鄭又從楚雖諸侯伐之猶不心服所使來請成者微者耳而晉亦姑聽之姑退師以示柔服然諸侯恐有怠心也故復同推晉霸盟戲以明不貳之意左氏謂此盟為鄭服若鄭伯親至則當書鄭伯如師

矣啖叔佐曰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此說得之然下書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矣
永嘉呂氏曰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覇鄭與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寖强盛未肯服義

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勝不可知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剉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為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

能據鄭是也亦猶會鄬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

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鄬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

悼公九合諸侯會戚一會城棣救陳二會鄬三會

邢丘四戲五柤六戍虎牢七亳城北八蕭魚九晉語

以為七合盖不數救陳與戍鄭也

楚子共伐鄭

楚莊王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季氏私考虎牢

之城鄭既從晉而楚以晉人為能庇鄭亦不爭矣及

鄭人侵蔡怒楚而楚公子貞來伐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故鄭復從晉則楚遂加兵焉此舉是也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靈會吴于柤柤古偪陽國地在今沛縣界蓋吴晉往來處

季氏私考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吴之有異志也則楚無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晉率諸

侯又往會吳蓋會壽夢也凡諸侯往與之會而以之為主常在吳地今諸侯親往而吳亦就之則于柤亦吳所便也吳可謂倨傲自尊矣而晉覇甘心焉蓋不得已而為中國屈耳　屬詞殊會者以其稱號不典未能以中國諸侯之禮相接故諸侯自相與為會然後會之所謂會又會也晉厲以大夫會吳悼遂以諸侯會之皆欲通吳以挑楚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在今兖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

季氏私考偪陽妘姓小國子爵其地在沛縣一統志云在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觀晉以偪陽予宋公葢本宋之屬國也偪陽去晉甚遠素無得罪而楚師每至宋境亦未聞其有異心於楚也苟有異心於楚則偪陽在彭城之上悼公必於發兵圍彭城時明大義以伐之矣而何待今日邪然則何為而滅之也葢偪陽近柤必閼道不與吳通中國而諸侯所欲為吳甘心者也今諸侯親至其地會吳燕享

日久而偪陽地主之禮闕焉又以是為慢也故遂滅之遂者急辭見其滅偪陽之速也晉欲親吴而滅無罪之國以悅其意豈所以懐諸侯威天下哉偪陽子不知所終故不録其末云　汪克寛氏曰偪陽居吴入中國之要衝悼公之會吴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吴也　此通吴晉往來之道也

公至自會

為吴滅偪陽亦魯所耻言故不致滅而致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六月庚午圍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秋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季氏私考鄭之從楚以鄢陵之戰其君為鄭而親集矢於目也晉之伐鄭以鄭人從楚助魚石而伐宋也故晉兵加鄭則報必及宋鄭之恃楚而不知自反久矣今楚子伐鄭鄭之從楚復堅故楚又助鄭伐宋以報去年伐鄭之役宋惟從晉不貳

是時宋樂喜又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於先禦備於預完壁以守不與交鋒楚雖加害卒亦無如之何矣

晉師伐秦

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公妹又為楚共王夫人悼公懼其為楚出師故先伐秦識者以為晉欲通吳莫若求成於秦之為得策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閒諸侯之方有事故伐我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靈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駕之一也師于牛首　季氏私考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自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孫輒子耳

張洽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

及鄢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不從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故騑者從夷之人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林堯叟楚數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於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伯楚始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

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王氏經世云城虎牢不繫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為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為鄭而城之也戍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巳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為鄭而戍之也按鄭及晉平于戍虎牢之後則為鄭巳從晉恐楚伐鄭為鄭而戍者似未合左氏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盖既欲駐師阨險以偪之亦兼欲斷荆楚之路為鄭屏蔽鄭服則將

歸焉德威並行以示懐納於鄭故春秋原其志而書之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楚來争鄭徐合諸侯以救之無及於楚而徒勦民猶不救也此戍虎牢之意也戍則常宿兵峙糧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膂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徒城以偪之志於困鄭而已鄭不心服也置戍示將為之捍禦若曰虎牢非吾利之也為鄭而已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傳宋向戌侵鄭大獲

作三軍

屬詞魯地方百里其初封之時有三軍後舍其一軍止有二軍作三軍者復舊制也然其時三家專國非有意於復舊也但借改作之名而分公室之民為私家之民分兵既定則復舍中軍矣　王氏經世按杜

氏謂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緣三子各毀其乘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曰作三軍依周制則魯侯國止有二軍耳僖公之車千乘徒三萬亦僭也此作三軍蓋豕乎自減為二之後杜氏謂增立中軍其說是也增立中軍正可謂之作中軍矣而曰作三軍者三家欲專其民人各毀其乘盡廢舊制而全改作之孔氏之說是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從子展之謀欲以致諸侯乃固與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靈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觀兵於鄭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亳即湯故都今偃師是也

公穀皆以亳為京謂今京索之京近則近矣其如經之本文何偃師即百里之遠亦豈謂之迂途哉

亳北乃諸侯推晉為盟鄭尚未與也　西亭辯疑同盟亳城謀楚也先儒皆以鄭服而盟及考左氏記盟誓之辭祇言十二國而無鄭者何盖晉二駕之兵皆為鄭出也一以公子貞公孫輒伐宋一以公孫舍之侵宋一以楚子鄭伯伐宋苟以此盟為鄭服而鄭何為又從楚有伐宋之師邪

楚子鄭伯伐宋

攻其所必救欲致晉師而晉亦不救宋但出虎牢之

兵以伐鄭而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　蕭魚之會晉將為會以説鄭歟盖鄭連歲疲於兵人將悔禍晉欲有以堅其從也故為此會以開諭之而鄭之誠服猶在既會之後不從楚上見之此時鄭亦尚未在會左氏以為鄭服而請會與所謂伯駢行成者皆未然也

公至自會

楚人共執鄭行人良霄即伯有公孫輒之子其祖公子去疾字子良故以王父字為氏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而見執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髙氏曰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自是不復出師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

成十八年楚鄭伐宋冬楚鄭侵宋襄元年圍宋彭城韓厥伐鄭次鄫壬夫侵宋二年鄭伐宋夏晉宋衞侵鄭城虎牢雞澤袁僑如會及袁僑盟荀罃伐許四年

陳圍頓五年戌陳貞伐陳救陳圍陳會鄬陳逃侵蔡獲燮貞伐鄭九年會伐鄭楚伐鄭十年貞軏伐宋秋會伐鄭冬貞救十一年夏舍之侵宋會伐鄭秋楚鄭伐宋會伐鄭蕭魚

屬詞晉悼公復伯十有一年之中再合大夫九合諸侯始於救宋終於服鄭當楚鄭之侵宋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雖君將不書楚每得鄭然後圖宋悼之興楚卒失鄭何宋之及圖故救宋無關於伯

體不書而以圍彭城伐鄭序績當務為急也次鄫之役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皆不書者悼之伯略未足以侵陳伐楚也范宣子曰陳近於楚民朝夕急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不待陳侯逃歸而晉人已置陳於度外矣故鄫之次徒以吾大夫會外大夫存策書之大體而已楚何忌侵陳彭名侵陳皆不書者下書伐陳圍陳舉重鄭子然侵宋不書下書伐宋子耳侵宋不書上書伐宋皆舉

重也鄭皇耳侵衛衛人獲皇耳不書與成十五年楚伐鄭不書侵衛同撥亂之機務當其會也

冬秦人伐晉

猶是為楚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魯邑今費縣南有台亭

胡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

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晉悼力衰於伐鄭蕭魚甫會莒已背盟矣　髙氏曰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為莒所取今復欲取之故季孫因救台而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為蕭魚之役拜師也　屬詞成公之世晉始通吳鍾離

於中國晉厲晉悼皆與吳會晉平遂嫁女於吳雖同姓而不顧皆欲結之以撓楚也故壽夢以後弔喪之禮遂交於魯至昭公亦取於吳其後魯賦於吳八百乘職貢同於事晉則以晉伯既衰欲倚吳以敵齊楚也不書葬義與楚同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至壽夢始僭稱王壽夢卒子諸樊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以晉得鄭必欲得志於宋故也然楚兵自是亦不

至宋矣蓋為晉不戰所屈而宋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朝且拜士魴之辱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濟南府濟陽縣

傳曰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季氏私考防在齊南而近於莒是時已為臧孫氏邑去年春莒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嬰齊之子以祖叔字為氏）會晉（悼）士匄齊人（靈）宋人（平）衛人（獻）鄭（簡）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犁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于向（季氏私考曰杜元凱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按譙國即今亳州龍亢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俱屬鳳陽

府盖吴楚界上地

大夫會吴也義亦與柤同　私考又云是時壽夢已卒而中國復往會吴者盖鄭人雖已服晋而悼公尚欲報秦故親吴不絶使楚不敢為患耳然諸侯不親行皆使大夫會而禮殺于柤則見壽夢既卒而諸樊威望亦不及其父矣自是吴楚交争晋亦不復與吴為會而至於黄池始見焉魯為晋求吴欲以取媚而叔老亦以卿為介幸於得親尚為能自立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悼荀偃齊人靈宋人平衛獻北宮括鄭簡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犂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荀偃庚之子是為中行獻子

屬詞伐秦之役晉衛鄭大夫皆從其恒稱而齊宋大夫稱人者傳以為齊宋大夫不進師也自令狐以來晉與秦交兵大夫將皆稱人而荀偃獨從其恒稱者悼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庶幾能張中國之勢討秦人

黨楚之罪而齊宋大夫不進師則悼公之令外不行於列國矣荀偃欲進而欒黶先歸則悼公之令内不行於臣子矣故荀偃得從其恒稱譏不在荀偃也諸侯大夫知有伯之無益於已而不知無伯之禍又有甚焉故惰慢不攝如此譏不徒在晉也　季氏私考秦與晉兵爭已非一日晉之世讐也故悼公修復伯業復鄭駕楚後即合十三國之大夫伐秦蓋自文公以來出師未有若此之衆也然秦關河四塞食足兵

强豈易攻之國哉雖將帥輯睦未必能成功也悼公智豈不及特欲假諸侯之兵以示威耳而秦果閉關自守終春秋之世不復與晉爭秦自此蓄威養鋭至孝公時内修耕稼之政而其後世卒併天下葢實肇基於此

己未衛侯出奔齊

季氏私考衛獻公以正得國君衛一十八年與晉悼盟會未有失焉本無大惡也特以在位日久燭乎孫

氏之專林父懼其害已也故倚於晉援不恤其他遂假暱羣小蔑冢卿之罪而出衛侯蓋公孫剽者子叔黑背之子也非次而立其私事林父何所不至固林父之所易制而欲立之者也其逐獻公意可知矣師曠之語晉侯者亦以君道言也若為權臣而發則豈聖人之言哉要之定姜數獻公之語皆林父假託自文之辭而晉人蔽於林父之奸信之獨切故雖師曠亦以此而戒晉侯也使無蘧伯玉之言則亂臣之逆

節幾於伊尹放太甲之忠矣但考蘧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為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也歟　又云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剽本無有簒國之意制於林父而不能以禮自持然亦難免於簒矣　蔑視冢卿則為不君僕妾定姜則為不子　王氏經世胡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

於君父而史官直書于策則非辭也故但可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强皆可推其上下比事而見之矣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師曠之言足以警其君而不足以訓其臣信如其言是君可出矣曰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是何言哉殆亂臣賊子之口實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郢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季氏私考吳壽夢既卒晉人特以伐秦之故會吳于向以資其制楚之力自後亦遂與吳不通好矣楚無晉規於是使公子貞伐吳而二十四年楚子又親伐之亦可見諸樊之時吳勢稍衰矣制吳而後可以圖中國也

冬季孫宿會晉悼士匄宋平華閱衛殤公剽孫林父鄭簡

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戚孫父邑

林堯叟云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會晉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季氏私考黄震氏曰左氏載衛孫林父逐衛獻公衎而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定剽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聽荀偃之言誤矣自是至剽弒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皆晉為之也以

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戌食采於合是為合左師

杜氏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天子大夫劉采地緱氏西北有劉亭緱氏省入河南偃師縣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

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也　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也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張洽氏曰先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髙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閒我有齊莒之難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盧陵李氏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

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盖晉賢侯也先儒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遑輙快之舉豈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

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

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鄭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

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吴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吴不德以退吴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吴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吴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逾月而葬速矣　晉平初立見悼公時諸侯尚多不協而齊與邾莒皆陰為黨而伐魯以撓伯圖故汲汲焉欲合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卿共伯主之葬

自襄公之葬悼公始然不經見惟鄭子西弔子蟜送葬見大夫弔卿共葬為當時所通行故知之

三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胡傳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

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茍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悼為邾莒

連伐魯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今平公欲成父志故會湨梁湨水之梁梁堤也在今懷慶府濟源縣　按左傳大夫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鄭公孫蠆皆强家專國者故雖君會而大夫自盟以其君不能為有無也王氏經世平公初立以父志欲討邾莒兼虞諸侯有異志故為是會以嗣覇而合諸侯也然踰月而葬改服而烝其不懐親也甚矣方在喪稱子之日而合諸侯接會享使諸大夫歌詩必類其越於禮也亦甚矣

國君風化之本人倫政事之基而所為若是奚待大夫專盟而後為可罪乎　張氏曰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晉人平執莒子邾子宣以歸

為我故執之　屬詞莒邾屢加兵于魯晉因其來會而執之於既盟之後則二國亦非叛伯者也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莒也故復來伐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簡晉平荀偃衛殤甯殖宋人平伐許

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既而不果也故晉伐之

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焉　中國無伯齊將叛盟

主志在於爭伯也後此圍桃圍防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會平公溴梁之後聘晉且以齊伐北鄙圍成言故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平伐陳哀

高氏曰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詘也

夏衛殖石買（石稷子）帥師伐曹

衛孫蒯越竟田獵而遭曹人之詬辱不能自反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亦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今泰安州東南有桃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元之子閱之弟）出奔陳

臣之出奔盖子罕為國因事以去不肖其實以抑華

宗也歟　高氏曰華臣賊殺其宗室華吴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與齊更伐我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胡傳劉敞曰蕃服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

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
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廬陵李氏曰王者正朔不及外裔豈責以行朝禮
哉然則不書朝者以彼不當朝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屬詞外裔不能以朝禮見魯不廟受故不言朝介
葛盧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買即是伐曹者

以伐曹見執晉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況行人非所當執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横數伐隣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

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齊已貳於晉伐我圍成悼公卒復伐魯不已此諸侯所同疾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閒鄭伯之出也蕭魚之後於是楚師又至鄭此見公子嘉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謀國之非其終有殺身之禍宜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祝柯今濟南府禹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則祝柯之謀也欲以是服齊其策下矣

晉人執邾子悼

亦為我故執之　屬詞隱桓之世其曲在魯以衆暴寡也襄之初年其曲在邾恃齊也邾既削而其臣如畀我如快如黑肱多叛齊亦日衰邾自是不敢窺魯矣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水合鄉在今滕縣東漷陸即湖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今滕縣有漷陽里漷上村

以漷水為界取以歸魯盖著其取之多也　自漷水

者田在漷水之西者也至哀二年取漷東沂西田則又盡其東界以至沂水矣　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

季孫宿如晉

同圍齊之後拜師且疆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衛侯衎奔齊而又獨伐齊其不知自反甚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故

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季氏私考此孟獻子也大學記其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言而孟子亦稱其友五人而忘家之善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即請如京師而戰鞌之師四卿並出蔑獨不預焉亦可以見其有特立之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

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出於流俗之表者豈非蔑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如此哉但成六年蔑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為然宋人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晉方責魯不從禍將及國矣而從於強命何多尤焉所少者不能為宋釋解紛之策耳然蔑自襄公六年即不經見豈尋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叔季二孫歟考其所為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大抵

非蔑意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季氏私考高厚高固之子高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靈公末年漸用事矣今靈公卒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於高厚故殺之　汪氏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公子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即子孔

胡傳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由是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子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有可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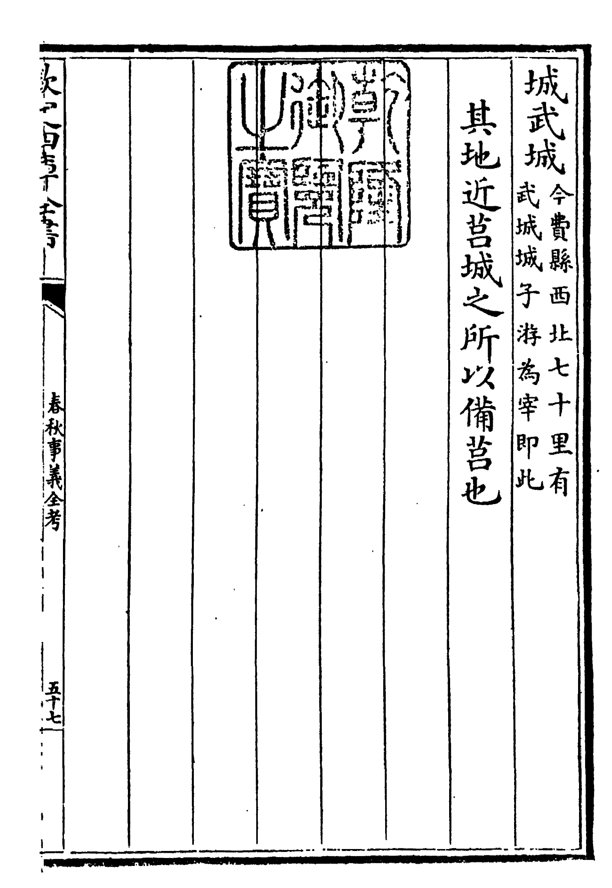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葢城壞而修築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衛地今大名府内黄縣東北有柯地

士匄與豹會謀所以結齊也豹為之通意於齊於是乎有澶淵之盟



城武城 今費縣西北七十里有武城城子游為宰即此

其地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二

明 姜寶 撰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犂比盟于向

高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伐邾為卿未練祭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淵今大名府開州

齊成也以晉不伐其喪遂感而受盟焉修德來遠豈誣也哉　王氏經世按齊靈公之不道諸侯圍之而不服士匄帥師伐之聞喪而還晉有禮矣加以莊公初立亦欲求成以自定是以為此盟也然感不伐喪之義居喪而出盟不已亟乎考於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六月盟于澶淵方至自會而仲孫速已帥師伐邾諸侯之志其不同可知矣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季氏私考許翰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今按孟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又汲汲於伐邾不可以為善政矣孔子稱其不改父政不知何指豈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邪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傳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王氏經世按燮蓋嘗為鄭所獲者欲舍蠻夷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寛其民忠也用事者安楚弗欲而殺之故稱國而不去其官言殺無罪也履其母弟不奔中國而奔於楚不與其兄

同志書者罪之也

陳哀侯之弟黄出奔楚

季氏私考陳黄之奔左氏以為慶寅慶虎愬其謀叛楚也如此則黄何為又奔楚乎使其往愬二慶則二慶本謀從楚亦何畏於罪而反以叛致討也楚使屈建圍陳經所不載可見原無此事且陳黄出奔楚必殺二慶而始得歸及其歸也又因楚力而歸而謂之自則公子黄者固楚之黨而與二慶有所不協者也

蓋陳袁僑之會晉雞澤必君臣合謀而後行慶氏專執國政豈不與知而黄以母弟貴寵權勢相傾必慶氏譖之於君以致奔楚黄既至楚則以從晉之罪委於慶氏此陳侯所以畏楚而殺二慶而黄藉楚得歸遂秉陳政也歟故黄之奔罪陳侯信慶氏之讒不能安其弟而黄從楚以陷二慶罪亦豈在其下哉慶氏之讒虎實為之寅無預焉觀二十三年殺慶寅書及可知矣　西亭辯疑凡書弟者譏其兄不兄弟不弟

爾陳果不道黄當有以諫今弃之而逃之夷狄亦豈得無罪哉傳以黄稱弟得弟道故不貶恐未當

叔老如齊

屬詞成公自鞌戰後齊頃屬同盟會故僑如請脩前好齊復叛晉見伐魯亦會晉圍齊齊怨深矣而齊莊新立同盟澶淵故叔老聘齊釋怨修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十五年宋向戌來聘宿如宋報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

屬詞晉平為魯故合諸侯同圍齊執邾子削其田以歸魯故今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

邾悼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邾邑今鄒縣東南平鄉有漆亭閭丘邾邑今鄒縣南有閭丘亭

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胡傳庶其邾大夫

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

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

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

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

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

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王氏經世按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竟

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盖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
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隂以攬權焉今巳作三軍分公
室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之有爾故不復顧前日
之言矣自受庶其其後莒牟夷邾黒肱接踵而至曲
阜之地遂為盜藪然皆非公意也襄公如晉而庶其
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來昭公在
乾侯而黒肱以濫來為盜藪者實季氏也季康子患
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盜與季氏其所取

不同而其欲同季氏以百乘之家而猶患貧患寡至富於周公而不知足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于竊又何怪焉孔子告康子之言則春秋書三叛人以戒為國者不可見利忘義之意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季氏私考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晉卿也欒書在晉專執政權嘗滅趙宗害郤氏而厲公見弒於國人實

書所主書雖尋沒而欒之汰虐已為同列所忌矣第悼公寛厚坦懐故得免於禍爾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為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疑也故州賓一謗而身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　又云君子違不適讐國楚晉之讐也盈之楚欲因楚力以復國爾此則盈無君之罪也盈雖奔楚而楚實無意於盈不久而即奔齊豈非悼公餘威之及楚者猶未泯邪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歴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季氏私考家鉉翁氏曰日月行於天各自有道雖云

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歷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為異也

曹伯來朝

武公嗣位三年喪畢以魯能事晉而來朝修舊好也

公會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悼）于商任（杜元凱曰地闕）

趙鵬飛氏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盈亦何能為哉盖懼其挾楚以入爾　王氏經世盈奔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國使皆勿容其踪跡所向以杜其還爾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于沙隨在今開封府寧陵縣西北七里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矣　自蕭魚以來楚猶未競盈至楚恐其不受而將適齊時並未至於齊也故復為

此會以錮之齊莊公陽與晉會而陰即納盈則齊晉之讐復興矣是以明年伐衛遂伐晉也　汪氏曰自欒賔以靖侯之孫傅桓叔至貞子枝佐文公覇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書是為武子事成景

厲悼有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即子南也

按令尹子南之寵人觀起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小

失爾以此轘諸四竟而并殺子南馬過矣況先告其子棄疾而後殺之恐非人情傳所載似不足信也然則子南之見殺無乃謂其為令尹而不圖中國故借此以殺之歟稱國殺而不去其官殆為此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孝公晉平公母舅也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殆以見逐而來未必與庶其同叛此與昭二十七年邾快奔同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慶虎雖譖黄於君而致其出奔然亦罪不至死故虎稱國殺而不去其官寅書及見虎累寅寅本無罪也

陳侯哀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歸易詞書自楚歸罪黄既奔夷狄之國又藉夷狄之力以歸自此遂當國用事黄之去就於是皆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胡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絶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

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秉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王氏經世按納欒盈者齊也不稱所自譬如盜賊潛入之爾盈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而猶繫於晉彼晉之世臣逐非國討而出於柄臣范鞅之私意也曲沃欒氏邑

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刼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彼先入于曲沃帥曲沃之甲以入絳至於秉公門矢及君之屋敗於范氏之徒而旁失魏氏舒之助然後奔于曲沃則其先書復入于晉而後書入于曲沃何也曲沃非其有也入于曲沃則入于晉矣故自齊入曲沃自曲沃入絳而惟書復入于晉自晉奔曲沃而後書入于曲沃也曲沃人願為之死則其入于絳也曲沃有奉焉其退而奔也曲沃有受焉書曰入

深惡之也曲沃即沃桓叔所封嘗以傾晉而其民爲之隱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今爲欒氏之私邑復感其私恩莫知有君臣之分逆順之理當是時强家得衆皆以厚施於民使知有私家而不知有公室晉欒氏之曲沃魯季氏之費衛孫氏之戚春秋所書以爲後世戒其亦深切著明矣

秋齊侯莊伐衛殤遂伐晉

林堯叟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

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高氏曰此齊侯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亂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於此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今衛輝府淇縣東有雍城淇縣即古朝歌朝歌在今淇縣之西本衛地後乃燕併於晉爾

林堯叟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　屬詞書救晉者為次雍揄言故實不成救也　按朝歌尚在衛東去晉甚遠次而不進本畏齊强也其意則欲以遏齊歸師自文爾

己卯仲孫速卒

仲孫速孟莊子也　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為孟孝伯　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

尤孟氏之豐黜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氏私考臧孫紇許之庶子是為武仲奪嫡臧為而立魯之奸邪也當時季孫宿之賢不及仲孫速而紇為季孫所愛仲孫所惡則其人之不善可知矣速特以父時同列之臣不加黜逐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不

改父之臣此其一也故臧孫亦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石猶生我疢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及仲孫速卒而孟氏之家臣果譖於季氏而以亂逐之紇本小人見逐宜也仲孫羯父死甫兩月而忍于害父同列其有愧于莊子多矣　私考又云臧孫紇奔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為後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臧為紇既不得所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奔齊不書　杜

氏曰阿附季氏為之廢長公鉏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家氏曰季孫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賞盜之說為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孫自亂巳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此與後此良霄之殺皆稱人以其稱兵犯國非士師之所能治而必以國人討之也皆不書大夫以其在

位而復入為亂非其大夫也

齊侯莊襲莒

因伐晉還襲莒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莊

為晉報焉以前此救不力懼晉見疑也

夏楚子伐吴

自會向後中國不與吴會者十年見諸樊不及其父為楚所輕嗣位以來於是兩見伐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莊)

汪氏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然已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於已乎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平 宋公平 衛侯殤 鄭伯簡 曹伯武 莒子犂比 邾子悼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後遂為衛邑

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隨沙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

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盖知晉之無能為也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悼伐鄭

以救齊也　廬陵李氏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按楚之無功於伐鄭也非由子産當國事能有備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討慶氏之黨故宜咎奔楚　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也其後在楚爲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是時穀洛鬬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郟於是豹如京聘且賀焉　屬詞自成至哀五君惟襄是年豹一如京昭末年叔鞅一葬景王而止中國無伯則諸侯復散不復知有王室而王室亦絶意於諸侯矣然說春秋者惟知朝聘不行爲有罪抑

豈知聘問亦非諸侯事天子之禮乎葢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非下所以事上也

大饑

胡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葢所以振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以報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絶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怨遂以宣淫之故弒之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文小邾子于夷儀

胡傳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

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孫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弒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

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故子展子産入陳　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産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今東昌府茌平縣有重丘即此

齊成故也　胡傳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衎入于夷儀

杜氏曰晉慭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胡傳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絶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

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絶人之意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偃姓子爵國

楚不能制吳而委罪於舒鳩有導吳殘我之意也而滅之其罪難免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先是入陳陳示服而鄭還師然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必得成乃已　季氏私考是歳公孫舍之既入陳而

公孫夏又伐陳盖子產用事而示之以强也去年楚子率蔡陳許三國伐鄭而陳尤為楚致力左氏所謂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是已夫楚之侮鄭以其不敢敵耳於時子產方强政治以為鄙我亦亡故以報陳為事一歲而再加兵馬雖兵出於忿而亦謀國自强之術自是楚雖不能無討而亦以服鄭為難不得不從弭兵之議矣　王氏經世按晋為盟主得陳而不能保復棄之於楚而使鄭修其怨興兵以再伐其國私

取平馬鄭之憤則洩矣伯主之義安在乎子産對晉之辭皆曲而强為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傅會之過也陳侯鮑卒而陳亂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即五父然則五父篡賊爾鄭莊公奉而立之是助篡賊也其又可以為功乎諸侯伐而不討征伐之權出於天子諸侯奉其命而行敵國無相征之義而以唯罪所在各致其辟為先王之命何其無忌憚也大國之地多數圻矣信非侵小不至然則皆欲效之可乎

又以戎服授捷為城濮之命定王於鞏朔之獻齊捷也則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鄭無王命擅興以侵小而以其捷私相獻其為奸先王之禮又大矣且鄭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而子産今以將事于晉是以王事晉也乃自謂不敢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乃謂士莊伯不能詰

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趙文子謂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兵可以少弭蓋志於合和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之心故於鄭之伐陳聽其所為而已觀春秋一歲再書伐陳而諸侯之散已見於此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即諸樊也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　諸樊卒弟餘祭立

胡傳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

至巢攻其門而使之啓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　門于巢者攻其門而使之啓也　按入其門乃攻其門使之啓爾非既入其門而巢人射之也何氏假道之說穀梁飾城請罪之說皆非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殤公弑獻公復歸衛　衎豈成剽者乎其不葬宜也

胡傳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棊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劉氏曰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剽者甯殖也則何為於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晉人以兵戍之衛人攻戚殺晉戍三百人　屬詞衛侯衎無禮不君定姜知其必敗衛國故卒見出于貴戚大臣而剽之立也晉人又為戚之會以定之溴梁以來無從不從也既而晉侯又使人逆衎於齊使衛與之夷儀此剽之所以弒歟夫剽列於諸侯之會七則其弒史固以君書與鄭子儀異矣故衛侯之歸特謹其日辛夘至甲午間二日而一弒一歸則書日之義豈不著乎以衛臣弒君納君之罪不可不討而晉

為盟主不能正名討罪以定宜為君者惟始終寘力於孫氏使君臣之教不明其事不可不詳此其所以書弒書歸與鄭之皆不書者異也　高氏曰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巳則奔而巳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戍之不書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胡傳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禄君實有焉專禄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倈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

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荀偃之子晉為孫氏故名公將討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近戚地蓋以討衛而疆戚田也　屬詞凡公與外大夫盟君臣同軟故諱公以遠恥若會則君臣各在其位故直書以見其失而已　家氏曰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中原晉

亦坐受其弊今林父據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胡傳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

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内連宫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公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稱痤美而狠佐惡而婉婉者巧於自結狠者踈於内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疏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隋煬所以傾勇其事似之

勇則痓也楊素則左師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

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姦

内外相煽而為讒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蓋執于會非討其弑君討其攻戚而殺晉戍也　家

氏曰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子悼公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果卒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

汪氏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盖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此舉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為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克之子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晏嬰雖欲輔景公為政而未可以有為故先勸其君以息爭修睦使崔慶悅於和衆安民此慶封之所以聘魯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陳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

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

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吴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徇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蠻貊莫辯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　王氏經世按是時晉楚皆厭兵矣故向戌得迎兩國之意而和合為此舉也告于

小國而喜躍勇赴告於齊秦而齊秦許之是可以見人情之所在矣戰國之世衡人專搆諸侯使相攻伐而從人則合東方六國為從以擯秦從人之意向戎之意也　季氏私考趙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是為文子趙武始用盖在晉悼公初年以韓厥欲為趙氏立後也夫趙盾弒逆之賊其世宜絶而武其嫡孫何以得立盖趙衰之勲不可無後而趙宗得罪同括子孫必無有存者故復立武耳於衰則賞延於世於盾則

罰不及嗣之意也况悼公初年當大臣危疑之時烏得不以此安巨室之心乎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公孫歸生字子家石惡買之子孔烝鉏其孔寧之後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王氏經世按使衎出非得罪於民歸為國人所納則舉無不順首誅孫氏次問甯喜可也今乃舍孫之在戚而患喜之專昧輕重之所在矣畔政由之信棄納

我之惠其所為不足道也或曰孫氏挾晉以抗君獻
公固無如之何曰使衎出非得罪於民國人思之國
人納之出入不制於強臣則命討亦不制於大國矣
當時使甯喜因國人之欲納公也為公弑剽公討之
可也今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由是以得歸也甯喜
專公患之由是以行殺也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
矣公亦自知其不直也故春秋之書法如此　高郵
孫氏曰喜弑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

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今舊滄州西北四十六里中有大樹名木門即鱄所託處　按稱弟罪衛侯是也取穀梁之說以為鱄之去合乎春秋則恐不然此說王氏經世得之其說以為當時甯喜不顧盟而顧得子鮮之一言則宜審於義以言求可復於後可也乃從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言不近於義矣後來公卒殺喜固政由甯氏

之一言爲之也至於兄弟無絶道魯叔肸所以見取於春秋子鮮初決於去以𦾔公之感悟或勸公立甯氏後以求無負於喜而與世叔儀等夾輔公庶公之能改也乃再三留而不止至於坐亦終其身不向衛也不亦甚乎故知叔肸所以見取於春秋則知鱄之去未合於春秋矣書名書奔殆亦非美詞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簒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産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䀜之也　季氏私考晉自夷儀再會諸侯皆攜澶淵之會僅得魯宋鄭曹四國而已趙武新執晉政計無

所施而向戌者宋大夫之達於政者也以為晉覇無為則宋受楚患幸巳善於楚令尹屈建則欲有以紓之故為弭兵之說以告於晉適契趙武之謀而楚欲與晉為匹重違向戌之議亦見許焉是以晉楚同主夏盟也魯衛曹宋者晉之從也蔡陳鄭許者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晉覇不競授楚以同主諸夏之權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强莫敢違矣然則宋之會盟中國

之衰而晉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說者以為楚人衷甲爭先而晉惟以信為本故以晉為先則誤矣　汪氏曰說者稱于宋弭兵盖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茍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為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石惡甯喜之黨

石惡衛之世臣已預諸侯之事而其父石買嘗為孫林父立剽之故而伐曹者也衛侯既殺甯喜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者而惡又以用事之臣宗強黨附尤衛侯之所深疑者也是以見逼而奔耳左氏以為討甯氏之黨則何待於二年之久意者以其嘗黨孫林父而猶懷二心乎

郳子來朝

郳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仲孫羯即孟孝伯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弑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

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讐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　季氏私考是時崔氏亡矣崔杼何以不書死自縊也其子崔明何以不書奔未為大夫也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亡則慶宗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間慶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為蒲盧嫳所愚而不知尋自及也夫蒲盧嫳者蒲盧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不忘報讐

者也嬖寵於慶而癸得行其謀矣故因其家亂以慶攻崔崔氏安得不亡乎嬖謂杼爲君讐天棄則封必不肯以君讐自居而癸復得歸爲慶所用此嬖謀所以爲出於癸也癸既事慶因嬖報讐於是慶氏亦繼崔氏而亡矣夫癸本莊公私暱小人特假此以爲名爾而癸之謀晏嬰亦似與聞焉不然其事近於國亂無政當景公之世何恃而敢爲乎故嬖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陳鮑助之則以晏嬰有足恃焉故也

秉亂去奸不勞巳力期年之内二族皆亡可謂善於謀國矣但杼封二逆未嘗明正典刑則亦不得為討賊耳然封至魯不久畏齊奔吴非晏嬰以正治國則亦安能杜其復入之望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　屬詞是時晉楚合成盟于宋請晉楚之從諸侯交相見公遂朝楚而及陳鄭許送楚康之葬于西門之外自是晉覇日衰而華

夷相亂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崩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卒子熊麇立是為郟敖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胡傳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為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屬詞穀梁謂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僭號也葢以為筆削之旨今知不然者當時諸侯雖屈於楚亦以小事大而已魯號秉周禮何至書其僭號韓宣子觀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使書吳楚僭號謂之周禮可乎由此知胡文定所謂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聖人削之者非也　按左氏楚人使

公親襚說恐非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喪欲還則康王卒在公未至前公至當已殯襚所以衣尸既殯豈容又使公親襚乎要是止公送葬則有之左氏又載公親襚時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以君臨臣喪之禮魯亦豈敢行此故知左氏之說皆非也　厲詞古者諸侯歲正月朔日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正其或公在外不得行禮而大臣攝行必以公在外告于廟而史書于策故今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此魯史之

法也魯君屢以正月在晉而經不書者魯君朝伯主而在中國猶云可也襄公正月在楚以諸夏之君而朝夷狄昭公正月在乾侯以國君而見屈於强臣皆人道之變故特書之此筆削之義所謂略常以明變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閽弑吴子餘祭 餘祭卒弟夷眛立改名餘眛

胡傳左氏以為伐越獲俘馬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遏卒於巢餘祭死於閽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嫳次子）齊高止（厚之子）宋華定（弱之弟）衛世叔儀（子太叔之後）鄭公孫段（子豐之子）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為其母悼夫人故也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季氏私

考杞在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楚之所争也杞在二國之間足以通往來之路茍為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長驅北方矣夫杞國小城惡城未繫於必争故楚之所急常在宋鄭而杞又以王者之後於宋尤親宋猶自强足以交楚而杞亦依以為安焉盟宋之後宋既事楚則杞無所庇不可不慮矣晉平因而城之則杞得恃以固終春秋

後乃始與宋俱亡得非有賴於茲城歟故杞之城本為中國計或者念毋私情亦屬其間爾然晉平公不能修德睦隣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轅而區區以城杞為務則亦末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鞅即范獻子

拜仲孫羯之如且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季氏私考杞子來盟又欲降而稱子也左氏以為晉

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非也是時晉平公合諸侯城杞而杞人因欲降從子爵仍附魯貢故來請盟魯襄公既許之矣然明年澶淵之會猶使杞自列於諸侯則以魯責賦之厚故也故昭六年益姑之卒猶稱杞伯至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昭公亦不聽其稱子而自是終春秋之世杞復稱伯矣書此見杞之不能自强也而魯人不能庇杞以邺所無使困於供貢焉徒盟亦何益哉

吴子使札來聘

屬詞吴子餘祭欲窺上國故來聘未至魯而吴子弑於閽魯後雖服於吴然有職貢而無聘　季氏私考自壽夢之卒至王僚之弑凡四十七年皆季札所歷之歲也則札當壽夢時尚甚年少而諸樊餘祭皆輕死為勇者也故一則取死於伐一則見弑於閽而國威不振者終二君之世要其行事似非知禮義者所為未必肯讓札也况又不能正終必非先有遺命其

次傳及弟蓋由國家多難羣臣議立長君爾及夷末初季札始用猶未為卿未能有勞於國惟尊其君以通好上國言辭有文故季札以知禮稱而溢美歸之矣夫夷末之死札辭為君亦或有之但久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强立固避之狀而諸樊子光亦未見其有爭心也故王僚代父夷末以立而得遂成為君者十有二年觀弒僚稱國則大臣不服而與國人共廢之之辭也其時人心欲推立札札必不肯自

污而延陵之逃實在於此是札之辭國以此而得名矣札既不立則位必之光此羣臣之所為也而光何預於弑乎若札者即其潔身獨善亦一清修之士也然以貴戚舊臣人望所屬國亂而不能定人君弑而不能討賊徒知守節竟廢大倫非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未者邪此固春秋之所不與也但來聘不稱公子者未為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爾胡康侯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則過矣夫札之辭國

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絶人與　西亭辨疑春秋之法中國事常詳外夷事常略其不稱公子者略也傳以為貶過矣按札之讓國繫一事之可否吳之入聘關夷夏之盛衰春秋之志謹其大者而已程氏端學曰季札讓國在聘魯三十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邪春秋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子也北燕姬姓之國召公奭之後今燕國薊縣是也北燕始見

經即今順天府

季氏私考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使從城杞之役必其人貪慾專功故因其歸而去之左氏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是已蓋晏嬰為政明於用舍能去不肖而立賢也止去而立敬仲之曾孫偃傳曰良敬仲也敬仲即高傒則用賢之效可知矣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楚知吳已聘魯其報公之朝而來聘懼失魯也　因

公如楚楚康卒郟敖立令薳罷來聘以聘報朝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景公弑靈公般立

季氏私考蔡般弑父遂立為君矣訃以疾卒故魯人

會葬如常左氏所載景公淫而不父之事無以考其

必然但般本意實欲急於得國爾春秋時凡臣弒君子弒父必闗利害乃動邪心或以奪位或以專權或以見疑或以被逼皆非有權力者不敢為也及其弒也非遇忠臣死節亦未有不諱其事者如其事情隱微形迹稍密則遂以疾訃不使人知或稍彰聞不能自掩則或加以淫或加以虐或云遇賊竊殺或云遇急自縊皆以邪說文奸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侯苟聞其事則亦以文奸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不以為

非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伯姬歸宋在成九年至是已四十年併其未嫁之年而數之計已不下六十宜亦知所輕重矣當夫火勢剝膚以生為重奚必聽於傅姆而後避哉宵雖下堂於義亦無害也況經文書宋災而曰宋伯姬卒則災乃在其國中而非後宮迫切之地如僖二十四年之西宮災也何以必其為逮火而死乎當時蓋以伯

姬為賢因附會其說而後儒遂妄傳其事爾故程端學氏曰死適與災同日穀梁之說妄意之也此論得之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莊二十二年殺王子頹僖二十五年殺王子帶皆不書二王子之亂其殺之必告諸侯史無不書之理而孔子削之以天子討亂臣而罪人斯得矣不書可也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也景王立

而殺佞夫失親親之義矣故特書之　王氏經世云

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景王立儋括圍蔿

佞夫不預則佞夫無罪也王之恩素篤罰有章而尹

劉諸人敢以無罪殺其介弟乎且括亂而免則是所

忌在佞夫爾故書王殺以見忍親失刑雖天子不免

焉而况其下乎

王子瑕奔晉

屬詞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王

殺黑肩王子克奔燕既以天子討有罪不書則子儀出奔以非其罪也儋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而景王殺之瑕括廖奔晉瑕廖盖與括同謀者故殺佞夫既以非其罪書則瑕書奔者以佚賊也景王之討罪有愧於莊王矣季氏私考靈王之崩王子瑕之徒多附佞夫者至是景王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書殺其弟見其無親親之恩也王子瑕者盖必靈王之弟儋括之叔先儒以為景王子非也若謂瑕為景王之子豈

有僭括欲立佞夫而瑕反背父以黨逆之理乎僭括既為罪首與瑕同時奔晉何為經舍首惡而獨録瑕也果為僭括欲立佞夫則殺佞夫不當遲至二年之久而括亦不得免於戮矣求之於經理有不可通者故傳註之説不可盡信而直以王子瑕為佞夫之黨可也奔不書出者盖失職之臣非居禄位而奔也而瑕覬覦非望以陥佞夫於死罪亦著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季氏私考良霄汰侈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為其所惡然必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也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葢奔者有罪見逐之名則出於當國者所主可知許者鄭之讐適讐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不言復者未絶其位也不言叛者但與同列爭權

求復其位未至於叛君也良霄見逐於國本無大訶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復今乃藉讐兵以復國不旣為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盖先絶於仕籍以罪討爾稱人以殺者駟氏秉良霄之亂即率國人急攻而殺之不待歸獄於國也此與晉人殺欒盈義同是時子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此子產所以不主彊直也歟子皮即罕虎左氏序此抑揚亦或太過以經正傳斯可矣 當時良霄因爭而去位尚

未絶求復當自有道今結許而來用兵以入焉則非矣故直書鄭人殺良霄見其為衆所欲殺亦所當殺也胡氏謂將以滅國則斷之過矣季氏說近是

冬十月葬蔡景公

蔡君前此如哀如穆如莊多不葬而蔡景弑於子昭十一年靈公般戕於楚哀四年昭公申殺於盜彼能禮葬其君則魯皆會其葬而不敢忽時蔡方從楚畏楚故重其與國如此也　西亭辯疑三十年夏蔡世

子般弑其君固至是始葬諸侯見弑而不書葬者或因其國亂或不以葬期來告或告而不往會也是時蔡屬楚魯方事楚因往會葬而史書之以此知公羊傳謂賊不討不書葬者非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既而皆無歸於宋　胡傳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

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絶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絶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以為末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

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别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季氏私考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爾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鄰國有災皆未嘗謀而於宋

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弔災
䘏隣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
之不亦過乎當時蔡般弑君未嘗謀討而獨謀宋災
先儒以為不知類者此也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於
諸侯者如此意其為人必仁厚有餘而才智不足者
也霸業自此而益衰其有以夫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隣内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强矣城防而臧氏亦强矣悼公既没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盖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

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末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巳然而實甚於襄公也先儒李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隣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爲重巳階削弱之端此襄公生亂而不悟其變也斯言得之矣　王氏經世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按

左氏言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此非人臣之言且公淹恤於楚豈得已哉何欲楚之有作其宮不過慕其制而效之爾然楚宮必詭異非所當作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西亭辯疑左綿趙氏曰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赤俱以為弒而子野獨以為

毁何也于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此必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以毁言于朝而世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文與般赤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此傳趙匡以為之字誤作以字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左氏則謂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之作以左氏誤矣昭元年展輿出奔傳胡氏以為為弑君者所立立乎位而不能討賊故展輿不稱爵今但言莒人弑皆實録也傳不可信直當考據經文為是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二